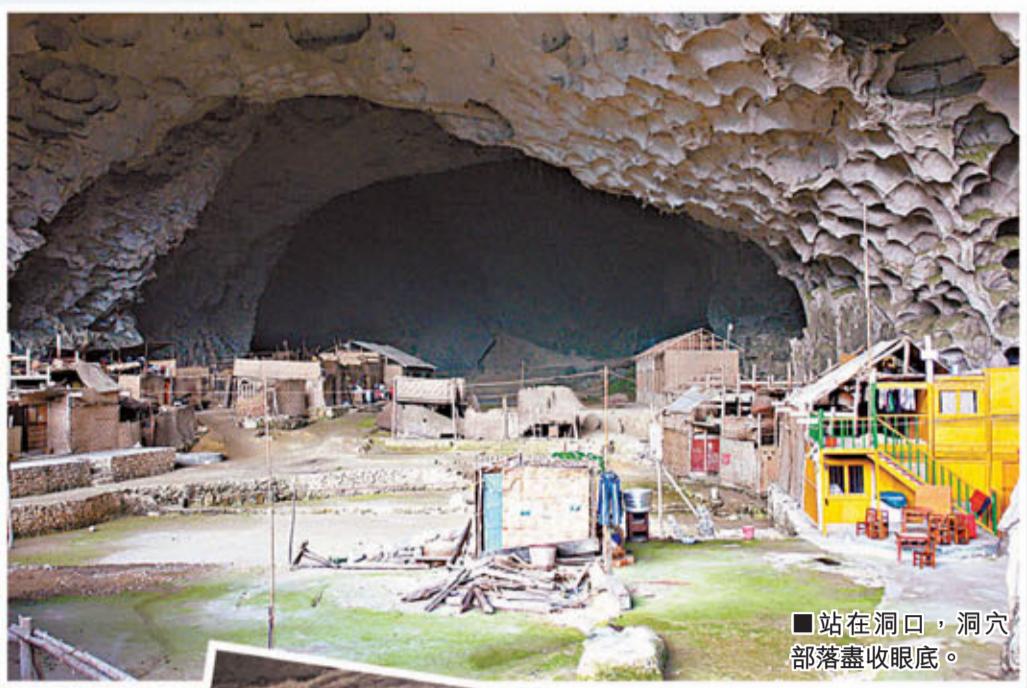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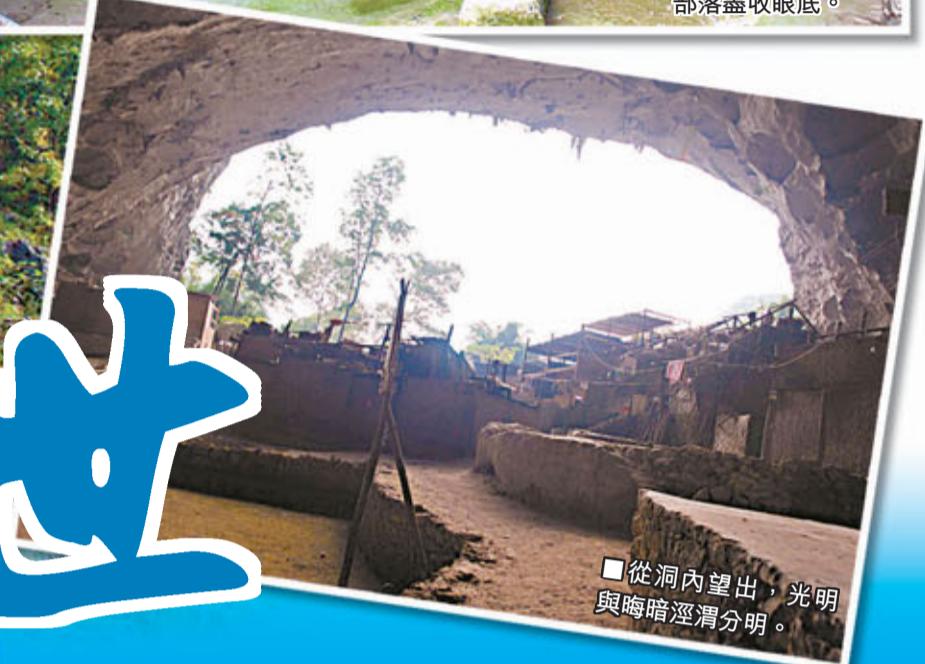


■中洞近景



■站在洞口，洞穴部落盡收眼底。



■從洞內望出，光明與晦暗涇渭分明。

# 山林六居恍隔世

## —揭秘貴州中洞苗寨

中洞，位於貴州省紫雲縣格凸河畔的大山深處，它既是一個原始洞穴，又是一個自然村寨，裡面生活着十戶苗民。至今，洞穴裡的人們仍然過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深居簡出，並拒絕搬出洞穴。是什麼原因，讓他們對現代人難以想像的穴居生活如此眷念？

從紫雲縣城驅車向水塘鎮方向，在蜿蜒的山間公路上行駛一個多小時後，路經一個名叫宗地的小山村，再翻上一座山坡，腳下的柏油馬路突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陡然下落的深谷。紫雲地界上有着世界罕見的喀斯特地貌，這裡山峰的線條弧度奇絕，美麗得震撼人的眼球。帶路的嚮導指着前方對我們說，看，那就是中洞。」

抬眼望去，藍天白雲下，在一座遠山的半山腰，果然有一枚漆黑如眼睛的洞穴，隔着山谷與我們對峙。

### 在光明與晦暗邊緣

到達目的地時，已是下午六點左右。山梯在嶙峋的石叢前拐了一個彎，一個巨大的山洞豁然出現，秋日的夕陽斜斜地照過來，洞裡的光線由明到暗。我們靜靜地站在洞口，從心底發出驚歎，好像面對着另一個世界。

這是一個約有半個足球

竹籬笆搭成的棚屋，這些房屋絕大多數都沒有屋頂——因為沒有必要。房前屋後堆積着成摞的柴火，平台與院壠上曬滿了糧食、瓜菜。

走進一步，更發現別有洞天。黃毛小兒在洞中玩耍嬉鬧，有老年人坐在自家門前剝玉米，不時傳出雞鳴狗吠。穿過居民聚居的洞口地帶，洞廳的中央是一座廢棄的小學校。

這正是傍晚時分，村民們結束了一天的農活，陸續從田地裡回到家中。男男女女，有的挑着黃燦燦的玉米，有的挑着草料，牛羊也在這時候歸圈了，家長召喚着嬉戲玩耍的小孩子們……這些都是貴州山區最尋常不過的鄉村景象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們正從光明世界回歸到晦暗的洞穴。

### 穴居只為避匪求安

雖然與世隔絕，但中洞村並非陶淵明筆下良田美竹的世外桃源。這裡沒有水田，也鮮有整片的土地，堅硬的白岩石像春筍一樣，在坡上漫山遍野「長」出尖兒來，尖與尖之間那一小塊的泥巴上插上一棵苗子，就成了所謂的玉米地。這裡也沒有流動的水源，這裡每家每戶都修有蓄水池，在暴雨季節積蓄山上流下的洪水，以作飲用。

天色漸漸黯淡下來，洞裡開始升起縷縷炊煙，電燈也一一亮了起來。在村民王鳳忠家中的火塘邊，我們從他口中了解到中洞的歷史。原來人們在這裡的定居時間並不長，大約在1950年代，為了躲避土匪的騷擾，這一支苗民便從交通方便的「下洞」地帶向山上遷徙，搬至現在的「中洞」，一住便是60多年。

在中洞，有一個很獨特的現象，婦女往往比男人更加開朗、善談。洞穴中的苗族婦女，總是在忙碌着，從地裡忙完農活回到家中，又開始在閃着火光的灶膛前生活做飯。相較忙碌的婦女，男人們在家中似乎要閒適一些，除了一些修補農具的工作，家務事他們不會碰。

在我們走訪最窮困的一戶人家，住着一對年輕夫妻，用家徒四壁也難以形容這個家庭的貧窮，因為他們的房子根本沒有牆壁——僅僅是用竹籬笆草草地圍出一個空間。

丈夫看到我們，便避到房屋背後，留下妻子梁小妹與我們聊天。

當夜我們留宿一戶村民家中，女主人叫做羅妹要。她的丈夫在外面打工，家中只剩下她帶着一雙兒女，從房屋的狀況到傢俱陳設看來，這應該算是中洞比較富裕的家庭了，二層的木樓，電視機、影碟機、洗衣機等家電雖然陳舊，卻也齊全，幾乎讓我們忘記這是一個洞中的人家。

為了招待不時前來的遊客，羅妹要在自家的閣樓上開闢了兩間「客房」，被褥



■梁小妹與她的三個孩子在自家門口嚼玉米。

鋪得整整齊齊，飯菜也可供提供。不過她並未以此為主要營生，地裡的農活與照顧牲口才是正事。對於做生意賺錢，這個苗族女人毫不敏感。在民風淳樸的中洞，往來都是客，做生意對他們來說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，在收取我們的住宿費與飯錢的時候，羅妹要甚至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。

### 脫離傳統的苗民

苗族是一個能歌善舞，精於織造的民族，民間有俗語：「小伙子口不離笙，小姑娘手不離針」。

然而中洞卻與外面的苗族村寨不一樣，這裡的居民在精神信仰與生活習慣上都有了變化，男子沒有作為民族象徵的蘆笙，女子也不做刺繡，不盤苗髻。

這裡的年輕婦女都是身穿便裝，頭髮隨意綁起來。當問到出嫁時是否有置辦苗族傳統的整套銀飾與服裝，她們說，「我們這裡不興這個的。」

至於苗族盛行的節慶，在中洞人的日曆中也尋不到蹤跡，整個洞穴只有19戶人家，長年姻親之後，幾乎全是親戚，但即使是親家，人們也很少相互串門走訪，他們每月最大的社會活動就是到鎮上趕集，為家中添些生活必需品。苗族人喜好節日與交際的性格在似乎在中洞人身上被剔除。

吊腳樓是苗族地區的標誌性建築，按照苗家的習俗，吊腳樓不僅是生活的空間，更是心靈的寄托與撫慰。然而在中洞，洞穴的石壁已是遮風擋雨、抵抗天然災害最有力的屏障，家的概念在中洞人的心中發生了改變，苗家世傳的吊腳樓手藝變得毫無用武之處，被村民們所遺忘。



■隔山遠望，中洞如一隻黑色眼睛嵌在山腰之上。

## 難捨洞中閣 老人寧棄青磚房

夜深人靜，洞裡的燈光也一盞盞熄滅，凹凸起伏的洞頂呈現出宇宙般迷離的光影，彷彿連接着另一個神秘的時空，我們躺在羅妹要家沒有天花板的閣樓上，久久不能入睡，思緒始終在洞內與洞外的世界間游走。

中洞裡的人家在這裡一呆就是幾十年，政府一直在勸他們搬出去，甚至2009年在山腳下為他們蓋了十幾座青瓦白牆的磚房，但是村民們就是不肯去住，有幾戶在下面的房子中安置了家當，但一到晚上，他們都會回到洞中睡覺。在他們心裡，這裡才是真正的家。

為什麼中洞人對這種原始、閉塞、艱苦的洞穴生活如此眷念？也許，這個謎底要從人類的原始文明來探究。

### 身心棲息之地 老人不願離去

在遠古時代，洞穴為弱小的原始人提供遮風避雨，抵擋猛獸的居所，在人類的文明中扮演着一個母親與搖籃的角色。心理學家榮格用原始意向來解讀這種集體無意識：「石洞可能是大地母親子宮的象徵，成為轉變和再生可能出現的神秘地方。」而西南山區的苗族文化中，洞穴往往是神靈的居所，不可褻瀆的聖地。

在洞中，空間與時間似乎都已凝固，雖然現代文化已滲透到了這裡，但是洞

穴奇妙的原始魔力，連我們這些外來者也能明顯地體會出來。洞內的空氣乾爽適宜，不見蚊蟲蛇鼠，溫度幾乎讓人忘記冷暖，圓弧形的空間給人以莫名的安全感，渾厚的石壁營造出一種靜謐的磁場氛圍，彷彿可以吸納人的困頓與疲憊，抹平心中的憂傷與憤懣。

我們突然領悟，為什麼歷史上為數眾多的哲學家與僧侶，都選擇在洞穴內悟道與修行。

在中洞，老一輩村民不懂何為悟道與修行，但他們的身體與魂魄，卻似乎與洞穴有着下意識潛意識的千絲萬縷的微妙聯繫。50多歲的老漢王宏新身材瘦小但卻十分硬朗，一家老兩口種着幾畝玉米地和養着一群牲口，對自己的生存狀態十分滿足。「外面的房子再好，我們也不會搬走。」他說。他坐在自家門前淡定抽煙，好像在告訴我們，這裡才是他身心的棲息與歸屬之所。

■政府在山坳中為村民修建的房屋，至今還空置着，無人居住。

## 寨外風光好 青壯紛外遷

這個孤島般的洞穴村寨，有一所曾經吸引來周邊鄉村兒童的中洞小學。洞穴小學給村子帶來精神，一度引起了外界關注，成為中洞名聲大噪的原發點。但在學校遷走之後，沒有了學生，支撑中洞的精神骨架被卸載，格外落寞，只剩下空蕩蕩的操場與空落落的教室，當初的人氣與生機已全然不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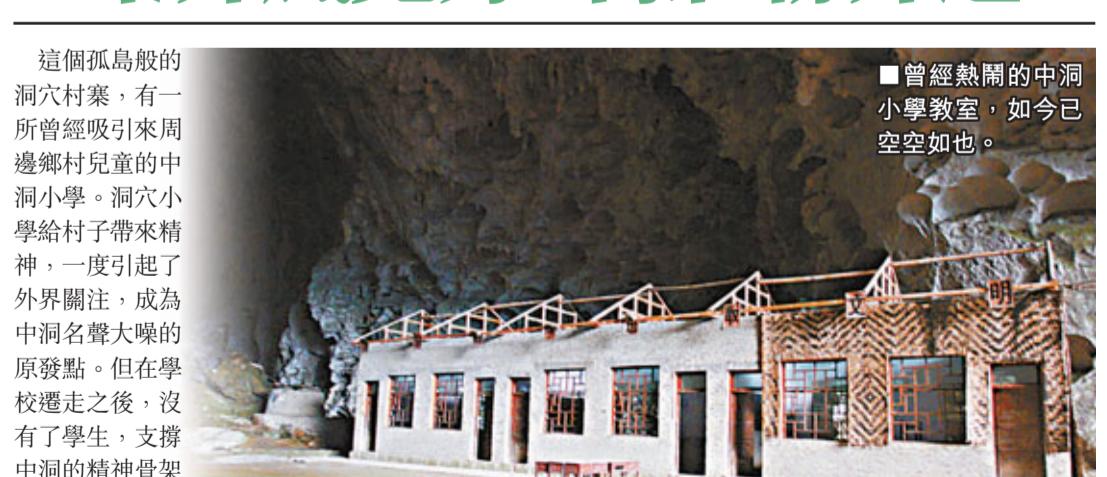
新的寄宿小學的完工，鄉村義務教育的完善，對於中洞人來說也是一個莫大的福音。學雜費、校服費、餐飲費都全免，不用負擔任何費用，便可送小孩去讀書，受教育變得毫無經濟壓力，因而也不存在孩童輟學的問題。

### 男打工女遠嫁 剩下老人婦孺

離開中洞前，我們遇到從廣東回來的男青年楊兵，父親剛去世，他帶着懷孕的廣西媳婦回來奔喪。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，很快又將離開中洞，去到南方尋找工作。雖然這裡是故鄉，但他說，以後不會回來了。

在中洞，楊兵這種情況並不罕見。6歲以上的兒童離開中洞出去唸書，年輕的姑娘們開始遠嫁他方，有着小學或中學文化的青壯年幾乎全都出去打工了，只有老人、婦女與幼兒還守候在這個寂寥的山洞。

以這樣的趨勢，中洞的居民只會越來越少，「洞穴孤島」實在是無法抵抗外面社會文明的巨大誘惑。當依賴洞穴生活的老一輩人完全逝去之後，在洞中出生和長大的新一代，恐怕都將會在花花世界中，忘卻這個曾經的故鄉。



■曾經熱鬧的中洞小學教室，如今已空空如也。